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閻學洙

欽定四庫全書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二

宋 曽公亮等 撰

故事十二

餌兵勿食 防毒附　圍敵勿周

窮寇勿廹　高陵勿向

佯北勿從　察敵進止

察敵逃遁　歸師勿遏

死地勿攻　立奇功

軍師伐國若中路遇大城須下而過

舍小圖大　師不襲遠

軍勝重掠伏襲必敗

擊歸墮　地有所不爭

餌兵勿食

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樵薪也從之絞人獲

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紋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以待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後漢光武初馮異與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宏等議攻赤眉異曰賊餘衆尚多可稍結以恩信難卒以用兵破之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邀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宏不從遂大戰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載土以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

眉引還擊宏宏軍潰亂大為所敗

魏曹公西征馬超與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

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既乃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

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坂下使登壘視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兵步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公曰此所以餌敵也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蜀主將兵五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取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進擊大破之

晉將劉牢之討妖賊孫恩恩敗走虜男女二十餘萬一時入海懼官軍躡其後乃緣道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繁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斂故恩復得逃去

李矩守滎陽後趙石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

南涼禿髮傉檀守姑臧秦姚琪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鈔掠傉檀因分擊大破之

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五萬餘户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至折敦嶺迎之謹曰六汗拔陵之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列河等餌之當競來鈔掠然後設伏以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没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也列河之衆

隋煬帝征高麗于仲文率軍從樂浪道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

唐薛萬均為將會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萬均曰衆寡不敵今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背城為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騎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從其言見建德果引兵渡水因邀擊大破之

防毒附

後魏時庫莫奚亂詔濟陽王率衆討之乃為毒酒賊既逼棄營而走賊至競飲毒作王以輕騎縱擊俘獲萬計

圍敵勿周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摠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日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

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而去

建武中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刼掠吏民自稱將軍臧宫將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名公卿諸侯問方畧明帝時為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刼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出耳小緩之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然之即勅令撤圍緩守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單臣等

將軍朱儁與荆州刺史徐璆共討黄巾賊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戰不克儁登土山視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内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忠等並降

曹操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言於

操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徒傷士卒守之則日久兵頓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遂降

後魏末高歡起義兵於河北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歡於南陵山是時歡馬二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歡連繫牛馬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

大破兆等

窮寇勿迫

漢趙充國討先零羌覩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徐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戰諸將皆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百數於是大破賊衆

前燕大司馬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

且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大利如我強彼弱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圖五攻此之謂也龐結恩賊黨衆未離心令憑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當持久以取耳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剋廣固

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

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險隘易攻故為長久之計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未易卒圖今圍之窮城樵采路絶内無蓄積外無强援不過十旬弊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

後晉開運中契丹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晉將杜重威

懼退保泰州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遂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晉軍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竒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符彦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彦澤元福及

右相都排陣使皇甫暉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

繼至契丹却數百步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

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真亦

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

鐵鷂既下馬蒼黄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蔽

地杜重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

之皆渡水去

高陵勿向

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令歷又曰令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

周人遣尉遲迥等襲洛陽齊召段韶赴洛陽圍仍令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濟河韶帥帳下三百騎與

諸將登邙阪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與周軍遇即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韶為左軍蘭陵王長恭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瓦解投墜溪谷死者甚衆

佯北勿從

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廉頗將拒之秦陰使白起為上將軍趙出兵攻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

奇兵以刼之趙軍遂勝追造秦壁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絶趙壁間分趙軍而為二糧道絶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秦王聞趙糧道絶自之河内發卒遮絶救兵趙卒食絶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與鋭卒自轉戰秦軍射殺之趙軍大敗坑卒二十萬餘人

漢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操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一

朝備燒屯退兵惇遣諸軍追擊之典曰敵無故自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茂不可追也不聽惇等果入伏中戰不利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

西魏末大將軍史寧與突厥木杆可汗同伐吐谷渾遂至樹敦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真城留其征南王數千人固守寧進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迴兵奪門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

盡歸諸突厥

東魏侯景叛高澄歸梁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不能支召諸將帥語之曰我當佯退誘吳兒使前汝可擊其背初景誡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為信掩擊遂大敗之

郭子儀討安慶緒渡河圍衛州慶緒率衆來援分為三

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旣戰子儀偽退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遂鬨鼓譟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因整衆追之賊衆大敗

察敵進止

春秋時齊師伐魯公將戰曹劌曰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

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奔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東晉末劉裕自京口舉義兵討桓玄玄將桓謙屯于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以拒之裕疑賊有伏兵顧左右見劉鍾曰北山下有伏兵卿可率部下往索之鍾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

宋雍州刺史袁顗舉兵反泝流入鵲尾與官軍相持既久軍士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攻之不下遣人傳唱錢溪已下官軍並俱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要應有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心耳勅軍中不得輙動錢溪捷報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遂敗之

後魏將司馬楚之討蠕蠕蠕蠕潛遣奸覘入楚之軍截

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為驗賊將至矣即使軍人伐柳為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氷凝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

西魏將韓果性强記兼有權畧所行之處能記山川形勢兼善伺敵虛實揣其情狀有潛匿溪谷為間偵者果登高視之所疑之處往必獲焉

周大將軍永昌公椿帥師東討屯雞棲原受齊王憲節

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為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會被勑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栢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察敵逃遁

春秋時秦伐晉取羈馬晉師禦之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晉大夫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

薄諸河必敗之胥申趙穿當軍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

晉師伐齊齊侯畏衆齊師夜遁師曠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烏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及故鳴也班列也）齊師其遁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魏司馬懿帥師拒諸葛亮於渭南相持百餘日亮卒於軍中及軍退百姓奔告懿追焉亮長史楊儀結陣

反旗鳴鼓若将向懿者懿乃退不敢逼經二日行
其營壘曰天下竒才也乃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
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
屐然後馬步俱進退至赤岸方知亮死當時百姓
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便料生不
便料死故也
後周齊王憲伐齊將班師乃燒糞壤而去髙齊視之二
日乃知其空營

梁將劉鄩拒晉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取之乃潛引兵自黄澤而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無斥堠者城中亦無烟火但有鳥止於壘上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我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必詐也更覘之乃縛旗於芻偶之上使驢負之循堞而行得城中羸老者語云軍去已二日矣既而有人自鄩軍至者兵已趨黄澤晉王發騎追之

歸師勿遏

曹操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操將引還繡兵來操兵不得進連營稍前劉安衆與表兵合守險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繡謂操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操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吾死地戰是以知勝

宋建武初魏圍鍾離張欣泰為軍士隨崔慧景救援魏

軍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疋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之過

前秦苻堅犯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命苻叡討之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驅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

夏赫連勃勃伐秃髮傉檀大敗之驅掠二萬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殷曰勃勃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然人自為戰難與争鋒不如從温闗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不從勃勃聞之大喜乃於陽武下峽鑿陵埋車以塞路勒衆逆擊傉檀大敗之殺傷萬計

後涼吕宏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追擊之

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為宏所敗

死地勿攻

漢韓信擊趙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明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開壁擊之良久信走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遂破趙軍擒趙王歇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

令臣等反背水陣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使人人自為戰即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後涼呂光遣二子紹纂伐段業南涼秃髮烏孤遣其將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

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强有窺伺之心紹纂兵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太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

梁將陳慶之守漁陽城與後魏將相持自春至冬數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諸將恐

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兵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極多諸君並無鬬志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為鈔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諸將壯其計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尤盛乃陳其俘馘鼓譟而攻魏師遂大奔潰斬獲略盡

高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于周周遣楊忠達奚武等率騎士五千迎之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

前後三遣使報消難皆不應去虎牢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退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絶但聞擊柝聲武親來麾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馳遣召武齊進城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城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餌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到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當

吾鋒食畢齊師佯若渡水忠騎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引而還

立奇功

前漢傅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兹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王謝服復至烏孫道過龜兹介子復責其王王亦伏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兹龜兹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詔拜

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兹數反覆而無信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兹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兹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陽引兵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繡錦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

報王王貪漢物來見漢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且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者私報王謂密有所諭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屏人而共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

唐契丹及奚人連年為邊患契丹衙官可突干驍勇有謀略頗為夷所伏張守珪到官頻出擊之每戰皆

捷契丹首領屈剌與可突干恐懼遣使詐降守珪察其偽遣管記右衛騎曹王悔詣其部落就謀之悔至屈剌帳賊徒初無降意密遣使引突厥將殺悔以叛會契丹別帥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悔潛誘之夜斬屈剌及可突干盡誅其黨率餘燼以降守珪因出師次于紫蒙川大閱軍實犒賞將士傳屈剌可突干等首於東都

高仙芝為安西副都護小勃律國王為吐蕃所招妻以

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為吐蕃所制貢獻不通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累討不捷玄宗勅仙芝以馬步萬人為行營節度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私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換城又十餘日至握瑟德又十餘日至蘇勒又二十餘日至葱嶺守捉又行二十餘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餘日至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為三軍使蘇勒守捉趙崇玭統三千騎趣吐蕃連雲堡直北谷又使撥換守

捉使賈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護密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吐蕃連雲堡中又兵千人於城南十五里因山為栅又兵八九千人屯城下自婆勒川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齎三日乾糧早集河次水既難渡將士皆以為狂既至人不濕衣馬不濕韉已濟而成列矣仙芝喜曰向吾半渡賊來吾屬敗矣今既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排

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生擒千餘人餘並散走得馬千餘疋軍資器械不可勝數仙芝留令誠等以羸病尫弱三千餘人守其城仙芝遂進三日至怛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令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既至怛駒崩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將我欲何處去言未畢其仙芝使二十人來迎云阿弩越城

胡並好心奉迎婆夷河藤橋已斫訖仙芝佯喜以號令兵士盡下婆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下嶺三日城胡果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當令將軍席元慶賀婁餘潤先修橋路仙芝明日進軍又令元慶以千騎先詣勃律王曰吾取汝城亦不斫汝橋但借汝路過向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領五六人皆赤心為吐蕃仙芝先約元慶云軍到首領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勅命賜綵物首領

至齊縛之以待我元慶既至一如仙芝所教縛諸首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為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斫藤橋去勃律猶六十里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大至已無及矣藤橋濶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為吐蕃所詐借路遂成此橋至是仙芝徐自招諭勃律及公主出降並平其國

大歷中櫂王翃為容管經畧使自安禄山之變谿洞夷

獠相延為亂陷城邑遂據容州前經畧使陳仁璹元結長孫全緒等皆僑治藤梧翃至言於衆曰我容州刺史安容治他所必得乃止即出私財募士有功者許署吏於是人人自奮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因至廣州請節度使李勉出兵併力勉不許曰容陷城久獠方强令速攻祗自敗耳翃曰大夫即不出師願下書州縣揚言以兵為助冀籍此聲成萬一功勉許諾翃乃移書義藤二州刺史約皆

進討引兵三千與賊鏖戰日數遇勉𢬱止之輙匿

不發戰愈力卒破賊禽崇韋悉復容州故地捷書

聞詔更置順州以定餘亂翃凡百餘戰禽首領七

十

軍師伐國若中路遇大城須下而過

秦末沛公破南陽守齮（魚綺反）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

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

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强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

公夜引軍從他道還更旂幟黎明圍宛城三匝黎未也又黎黑也亦未明候也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畜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為足下計莫若納降封其守因使守城引其甲士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户引兵而西無不下者

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祐公祐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徐紹宗領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與惠亮為掎角之勢孝恭集諸將會議皆云惠亮正通並握強兵為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則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從其議靖曰公祐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皆勁勇惠亮等城柵尚

不可攻公祐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公祐未平退則惠亮為患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惠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為公祐立計令為持重但欲不戰以老我師令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孝恭然之靖乃率黄君漢等先擊惠亮苦戰破之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惠亮奔走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祐大懼先遣偽將左遊仙

領兵守會稽以為應援公祐擁兵東走以趋遊仙至吴郡與惠亮正通並相次擒獲江南悉平

舍小圖大

春秋時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為附庸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後周時詔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為元帥東討尉遲迥軍次河陽迥所置儀同薛公禮等圍偪懷州遣兵擊

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寛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若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因大破迥之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廹自殺

師不襲遠

春秋時秦伯使杞子逢孫戍鄭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伯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勞師力竭遠人備之無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辭不受其言名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臯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師遂東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謀及子孫可為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縗絰晉文未葬故襄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遂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曹操定荊州將順流東下遺孫權書欲以水軍八十萬會獵於吳諸葛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劉備也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兵法忌之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能命將統兵數萬於豫州協規同力操破必矣權遂以兵戰操敗于赤壁

軍勝重掠伏襲必敗

南凉秃髮傉檀伐沮渠蒙遜於姑臧至番禾苕藋掠五千餘户其將屈古進曰陛下轉戰千里無完陣徒户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渡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徒户内攻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君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傉檀大敗而還

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於江陵銑悉兵出拒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治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趨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

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籍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蔽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降

擊歸墮

哀公九年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攻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坂侵鄭次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

地有所不爭

晉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

内無所恃外接羣夷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
虜乃致禍之由斯待寇也今縱以兵守之亦無益
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勢此又非所資也後庾
亮伐之果大敗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劉禮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三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十三

察敵降 料降詐 降附　招降

諭以禍福　縱舍

占候　至誠獲神助

推人事破災異　假托安衆

下營擇地 據險

先據要地 據水草

絶水泉 據倉廪

斷敵糧道 伏歸路敗之

察敵降

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王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大怒而去疽發病死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

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三千餘人楚因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黄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之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

曹公入荆州劉琮降得水軍步兵十萬孫權與曹公遇於赤壁部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觀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先書報欲降曹公軍吏士皆引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

時發火時風猛煙焰漲天人馬燒死者甚衆
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劉聰遣從弟暢帥騎三萬討矩屯
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
暇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存老
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皆醉飽矩選勇敢千人
夜掩暢營斬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後魏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叛寇掠涇州魏將崔延伯
率衆討之醜奴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

示奔北延伯伐木别造大排内為鎖柱教强兵負
而趨走號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衆軍將出未
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
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闘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
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賊
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
排城延伯軍大敗死傷者二萬
魏守文泰與東魏髙歡戰于邙山大軍不利裨將于謹

率其麾下偽降立於路左歡衆勝逐北不以為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突擊歡軍亂以西北魏軍得全而返

唐調露中突厥阿史得温傅反與阿史那伏念合詔裴行儉總諸軍討之行儉乃縱反間使相猜貳伏念恐密送降款乃請自效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堠惶惑來白行儉名三軍謂曰此是伏念執温傅來降非他然受降如

受敵但須嚴備更遣軍吏迎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其屬縛温傅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

唐史思明陷洛陽賊鋒甚盛副元帥李光弼守河陽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賊帥周摯領安太清徐黄玉等先攻南城將陷抱玉乃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衆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因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欺紿急攻

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衆摯軍退光弼

自將于中灘城摯舍南城攻中灘不勝乃整軍將

攻北城光弼以兵出戰大敗之

唐貞元三年吐蕃入寇李晟邀擊之又襲破其堆沙堡

深恨晟及渾瑊馬燧欲陰計圖之乃卑辭厚禮告

馬燧請重立盟誓則蕃軍引去德宗不許遂自入

朝言之上令崔翰入蕃報結賛言還我盟夏二州

則同盟結賛曰清水之會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輕

慢不成令蕃相及元帥以下凡二十二人赴盟靈

州節度相杜希全涇原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

之此時須令與盟翰約盟于清水結贊曰清水非

吉地請盟于原州土梨樹盟畢則歸二州翰歸備

奏其事神策將馬有麟奏曰土梨樹地多險阻恐

蕃軍隱伏不利不如於平凉其地坦平且近涇州

為便帝從之詔報以希全只在靈州李觀又已改

官令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崔漢衡副之鄭叔矩

為判官瑊統兵二萬又詔華州節度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瑊瑊與結賛初約以兵三千列于壇之東西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結賛瑊以下具衣冠劍佩瑊等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賛伐鼓三通其衆呼譟而進瑊遽出自幕後遇得他馬跨而奔馳追騎雲合流矢雨集崔漢衡以下六十餘人陷于賊

本朝知夏州尹憲司知李繼遷遁在澤州乃與都廵檢

曹光實選精騎襲之繼遷僅以身免獲其母妻繼遷復結婚於豪酋轉徙匿浸以强盛使人紿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不能自存矣公許我降乎因陳舅甥之禮期某日於葭蘆川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十數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其地忽舉手麾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

張煦為西洛行營都監朝廷討靈武煦與張凝入戎境

清遠故城有戎首請以甲騎三萬來降煦語凝曰此必詐也亟嚴兵以待果然凝按部歸環州道為虜所邀煦聞之領所部銳兵自慶州赴之與凝會射殺戎帥與凝同還

招降

昭公十三年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

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高帝時陳豨反於代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昌見四人帝慢罵曰竪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帝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

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賞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侯此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孫權令呂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酃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乃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

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今吾士卒精鋭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曽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歳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勑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

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關侯在益陽慙恨入地及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侯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侯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侯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侯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

於平時故侯史士無鬬心會權尋至侯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之而降權

隋山獠作逆以衛玄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歸附者十萬餘口

唐將丘行恭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二萬保故郡城百姓多附之原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郡太守竇璡

堅守經數月賊中食盡野無所掠衆多離散投行
恭者千餘騎行恭遣其酋渠說諸奴賊共迎義軍
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負米麥持牛酒自詣賊營奴
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衆曰汝等並是好人因
何事奴為主使天下號為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
事公行恭率其衆共謁太宗于渭北
馬燧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討李懷光次于長春
宮懷光將徐庭光以兵六千守宮城禦備甚嚴燧

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曠日持久所傷必
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憚燧威名拜於
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徐謂之曰我來自朝廷
可西面受命廷光復拜燧乃喻之曰公等皆朔方
將士祿山已來首建大勳四十餘年攻伐最高奈
何棄祖父之勳力背君上為滅族之計耶從吾非
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
言不誠今相去不遠數步爾射我乃披襟示之廷

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先一日賊焦籬堡守將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廷光東道既絕乃率衆出降燧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

諭以禍福

春秋時齊孝公伐魯北鄙僖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

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太公為太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此展禽以大義責齊齊遂

班師

唐太宗討薛仁杲乘勝逼其城下仁杲嬰城自守太宗具知賊中虛實將領大軍繼至四面合圍仍令辯士諭以禍福城中震駭計無所出詰朝仁杲率其將士開門請降得其精兵萬餘人

李大亮為玉門令北寇入境大亮衆少不敵遂單馬詣賊營召其豪帥諭以禍福羣胡感悟相率請降大亮又殺所乘馬與之宴樂徒步而歸前後降者千

餘人縣境以清

張長遜除為豐州總管時梁師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詐為詔書諭以逆順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使高祖嘉之

縱舍

春秋時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宫臨哭也大宫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見車於巷示國人將遷不得安居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睥睨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

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塗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蜀諸葛亮南征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之使觀營陣之間問此軍何如對曰向

日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祗如此即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皆平

陳禎明三年隋師濟江宜黃侯慧紀率將士三萬餘艘欲趨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肅竭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隘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

取其鼻以表功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走

唐太宗討薛仁杲因率左右二千餘騎追奔直趣圻墌以乘之仁杲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賊徒氣沮無復進戰其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縱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

占候

春秋時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在宏農陜縣東西問於卜

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者盛貌旂軍之旌旗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曜也言丙子平旦焞火中軍事有成功也以上皆童謡言也童亂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喜戲之言似有憑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推思之又兼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

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遇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鄢陵之戰晉吕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吕錡中項伏弢

城濮之戰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

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

後魏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太后亦固止帝皆不聽惟崔浩賛成之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黄門侍郎郭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辨說帝曰今年已巳三隂之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羣臣共賛淵等云淵少時常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決乃名浩

與淵等辨論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隂者刑也故
日蝕脩德月蝕脩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
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
三隂用兵盖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
人流應在他國逺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
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
不逹人體難與逺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
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

旄頭之象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吉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寛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遂行軍將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

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餘虜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耶山諸大將軍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為乃焚穹廬料車自載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得免若復前行二百則盡滅之矣帝恨之

隋仁壽元年長孫晟在朔州大利城安撫新附表奏曰

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地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下垂被地謹按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北伐遂敗匈奴

齊建武中魏將王肅祖攻同州刺史蕭誕甚急明帝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蕭衍為偏師隸廣之一旦有風從西北起陣雲隨之來當肅營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衍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

曰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肅乃傾壁十萬陣于水北衍揚麾鼓譟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敵因大敗肅袒單馬走斬獲千計血流絳野

至誠獲神助

後漢耿恭為戊已校尉擊匈奴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絶澗恭於城

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冠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唐裴行儉討吐蕃且作安撫大食使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暝導者並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祭令告將吏井泉非遥俄而雲收風静行數百步水草甚

豈後之人莫知其處衆皆悅服比之貳師將軍

開元初突厥降者復叛勑王晙帥并州兵西濟河以討之晙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卷甲捨幕而趨之夜於山中忽遇風雪甚盛晙恐失期仰天誓曰晙若事君不忠不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令士衆何辜令其艱苦誠心忠烈天監大明當止雪回風以濟戎事言訖風回而雪止時叛者分為兩道其在東者晙追及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獲一千四百

餘人駝馬牛羊甚衆

建中十三年楊朝晟築木波城以捍吐蕃初軍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命築防環之遂爲渟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推人事破災異

周武王伐紂師至氾水牛頭山風甚雷疾皷旗毀折王之驂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順天之道未必

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將不怯而愚將拘之若乃好賢而用能舉事而得時此則不拘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禱祝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大歲龜灼告凶不筮不吉星變為灾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刳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析蓍援枹而皷率衆先入河武王從之遂滅紂

此是六韜說與荀子異

後趙石勒伐張重華將謝艾帥兵往擊之夜有二梟鳴于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唐初輔公祏據江東反趙郡王孝恭為元帥討之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所𠮠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見憂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

算以致討盤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兆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遂平公祐

李晟以朱泚之叛屯于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賔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象高遠吾安知天道耶及平賊後晟謂參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軍非敢拒也但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星盈縮無準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參佐

皆嘆服

李愬攻蔡州吴房軍吏曰今日往亡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及戰遂捷而歸

假托安衆

春秋時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吼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視等三將襲鄭晉禦于殽而敗之聲自柩出故曰君命也大事戎事也偃自聞秦密謀故因柩鳴以正衆心

燕將騎刧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中庭飛鳥悉翔舞城中而下食燕人怪之單復宣言曰神來下教又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返走田單起引東鄉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田單曰子勿復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師衆心乃安終破燕軍

秦二世初天下亂陳勝吳廣起兵於蘄欲收人心謀曰

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

誠以吾衆為天下唱宜多應者謂首號令廣以為然迺

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皆成功然足下卜之

鬼乎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托鬼神乃可興起耳故勝廣既其意則為魚書狐鳴以惑衆也

勝廣喜念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

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

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搆火狐鳴呼曰大

楚興陳勝王間謂竊令人行也密於廣所次舍旁側祠中為之叢謂草木之岑蔚處也

祠神祠也 搆謂結處也 卒皆夜驚恐朝日卒中往往指目廣勝因而號令衆遂從之

魏曹操軍行失道三軍皆渴公令曰前者有大梅林饒子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遂及前水

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劉暢討矩矩奉牛酒詐降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于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曰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

爭進乃使精銳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衆

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嶺南賊盧循寇建鄴宋武帝擊破之賊徒至彭蠡湖乃

悉力栅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宋武帝所執麾

竿折旛沈水衆並恠懼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

幡竿已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栅而進循兵

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乗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

及投水者萬餘人

梁庾城為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郡時糧儲寡少人懷恟懼州有空倉數十所城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安虜退

後魏皇始二年慕容寶將慕容賀驎帥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道武帝進軍討之大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兵家忌之帝曰武王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帝遂進軍新市賀驎退阻泒水依漸沮澤以自固甲戌帝臨其

營戰于義臺塢大破之

隋末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倦王世充欲乘其弊

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夢見周公遂立

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

密當有大功否則兵皆疾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

言故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下營擇地

唐裴行儉討突厥軍至單于都護府之北際曉營壕塹

既周遽令移就崇岡衆謂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儉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勿問我所以也

五代朱溫遣龎師古與葛從周分統大軍渡淮以伐楊行密師古營清口其地卑下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弗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淮人決河上流至矣師古怒其惑衆斬之已而水至軍不

能戰遂見殺

據險

春秋時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會舟于淮南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而陣楚左司馬沈尹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漢上下遮勿使渡也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三阨陜道也欲塞之阨宜革切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楚大夫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我用革不

可久也不如速戰大夫史皇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阨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陣自小別至大別二山名三戰子常知不可遂奔

後漢末曹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先主進兵漢中屯于陽平關南渡沔水沿出稍前於定軍山作營壘淵自將大軍來爭其地先主乃命黄忠乘高鼓譟攻之大敗淵軍遂斬淵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遥

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先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據險終不交鋒積日不戰兵士亡者多曹公果引軍退先主遂有漢中

晉羊祜都督荆州以孟獻築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絶

劉裕討南燕慕容超名羣臣議拒晉師大將公孫五樓

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初鋒勇鋭不可爭也宜據
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鋭氣徐簡精騎二
千循海而絶其糧道别勅段暉率兖州之衆縁山
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
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
清野以持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
也超曰京都殷盛户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
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

能令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為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公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烏之險卒擒於鄧艾以為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乃葺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馬士蓄鋭以待之其夏晉師次東莞超

遣其左車段暉等走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晉師
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段暉等于臨朐謂公孫五
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戰矣五樓
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原五樓
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鋭卒攻破臨朐
超大懼單馬奔段暉于城南暉衆又戰敗裕軍人
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内人入保小城後超出
亡為裕軍所執

後魏遣將伐後燕慕容寶已平并州寶在中山引羣臣議之中山尹符謨曰魏軍强盛千里轉鬬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為敵宜杜險拒之中書令睦邃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馬上齎粮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既罄不過六旬自然窮困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强

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拒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克遂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悉降於魏

後周遣韋孝寬率衆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欵然彼五門尤為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州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奔江北

悉平

武德四年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遺王世充書諭以禍福世充弟世辨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餘萬軍於成皐之東原築宮版渚遣使與世充相聞秦王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

之兵皆江淮精鋭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為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徳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鋭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衆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髙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鋭先據成臯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徳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

善之收道衡之子也蕭瑀屈突通封德彞皆曰吾
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
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
以乘其弊秦王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
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西公將驕卒惰吾據武
牢扼其喉咽彼若冐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
不戰旬日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强氣勢自倍一
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

必不能守而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乘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秦王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建德追至虎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秦王遣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諜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河北將襲虎牢秦王

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虎牢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陣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鵲山薄迫也汜音凡縣名屬孟州屬之欲反連也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登髙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出山東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動彼勇氣自衰陣久卒飢勢將自退進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

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秦王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陣前陣果動秦王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秦王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陣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

軌引兵擊之戰小不利秦王帥騎赴之所向皆靡
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秦王帥史大柰程知節
秦叔寳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陣後張唐旗幟
建德將士顧見大潰追犇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
建德中槊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
威逐之建德墜馬武威下擒之

李懷光為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
原首臨涇水以拒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

晉王存勗起師趨汴至胡柳陂梁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環結陣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師銀鎗都陷其陣王彦章先敗走晉輜重在陣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陣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籍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陵中有土山賀環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王建極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環陣於山西晉兵望

之有懼色諸將以為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後戰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趨下擊之破之必矣王建極擐甲橫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乃以騎兵大呼陷陣諸將繼之梁兵大敗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

先據要地

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

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與音余

光武遣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馮異軍栒邑未至栒音詢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廵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廵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

方畧異曰虜兵臨境忸服小利忸服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也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揺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令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鼔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乗其不意卒擊鼔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蜀諸葛亮領師十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魏司馬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

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無事矣亮果上原是時懿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揺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走之

東魏高歡伐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宇文泰軍至沙苑歡聞泰至引軍來會候騎告歡軍至泰

名諸將謀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陣合戰大破之歡夜遁

據水草

後漢建武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馬援將四千餘人往擊之羌在山上援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諸種萬餘人悉降

晉末劉裕率師伐慕容超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其

將段暉等于臨朐謂其將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師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臨朐有巨篾水去城四十里五樓急馳據之比至為晉將孟龍符所保五樓乃退因而大敗

後秦姚興率衆伐前秦苻登登自六陌向廢橋興乃自將精騎迫登遣長史尹緯領步卒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與戰大敗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

絶水泉

蜀諸葛亮出祁山魏遣張郃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絶其汲道擊大破之

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十餘戶于勃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為所傷於是偃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

隋開皇初突厥寇蘭州賀婁子幹率衆拒之至河洛峐古哀

反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

據倉廩

漢王屯滎陽韓信收兵與漢王會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羽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馳入張耳韓信壁奪其軍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

漢王數挑成臯戰大破楚軍漢王引兵渡河復取

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

隋大業末翟讓等奉李密為主是時河南山東大水死

者將半密將李勣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是為飢

今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乃令勣領麾下五

千人自武原濟河掩襲即日克之開倉恣食旬日

之間得兵二十餘萬

斷敵糧道

秦攻趙趙使趙括將軍長平秦乃陰使白起為上將軍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一奇兵以刧之趙軍遂勝追造秦壁堅拒不得入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絶趙壁間趙軍分二糧道絶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絶自之河内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者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兵及糧食趙軍不得食四十六日人相食趙括出轉

戰秦軍射殺括趙卒四十萬人皆降

漢王遣將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王與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稱二十萬時李左車說餘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豹擒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

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不然則必為所擒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左車曰令韓信之兵號數萬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令如避之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不聽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左車謀還報大喜乃敢引兵進破趙軍

吳楚反周亞夫以中尉為大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

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絶其糧道廼可制上許之亞夫會兵滎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絶吳楚兵後糧道吳兵乏食數欲挑戰終不出乃引去

王莽篡漢光武兄縯起兵欲進攻宛與莽將甄阜梁邱賜戰軍敗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溳水阻兩川間為營絶後橋示無還心縯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潛師夜

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日與下江兵共攻阜

賜斬之

漢光武在河北擊銅馬賊於鄗賊挑戰光武堅營自守

有出鹵掠者輒擊敗之絶其糧道積月餘賊食盡

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

後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持官渡沮側居反授言於紹曰北

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雖精而資財不及北

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

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操亦分營相當合戰操不利復還堅壁紹為髙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衆大懼操乃為霹靂車發矢石擊紹樓皆破紹為地道攻操操於内為長塹以拒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遣徐晃擊走之燒其輜重復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率兵萬餘人送之沮授又說紹遣將為支軍於表以絶曹操之鈔掠紹又不從瓊宿於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會紹謀士許攸奔于操謂

操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危急之時也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軍無嚴備可輕兵襲之不虞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乃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氏旗幟夜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人負束薪時有聞者紿之曰袁公恐曹公鈔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之既至圍屯放火營中驚亂執瓊等悉斬之數日紹棄甲而遁

蜀將姜維率衆侵魏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荀安李

歆等守之衆羌胡質任等寇逼諸郡魏將郭淮與陳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未必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彼雖有救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使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歲月維果來救自牛頭山與泰軍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勑諸軍堅壁無與戰使淮截其還路維懼遁

走安等孤懸遂皆降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姚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居久兵飢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豹逖遣潛及馮鐵等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

咸亨元年吐蕃入寇以薛仁貴為行軍大總管郭待封等副之軍至大非川將發趨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軍行維艱若引輜重將失事機破賊即

迴又煩挽運況彼地多瘴氣不宜久留大非嶺上
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等並留柵內
吾等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
所部先行至河口遇賊破之盡收其牛羊萬餘頭
回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遂不從仁貴之命領
輜重繼進北至烏海遇吐蕃二十餘萬悉衆來救
邀擊待封敗走軍糧及輜重並為賊所掠仁貴遂
退軍屯于大非川吐蕃又益衆四十餘萬拒戰官

軍大敗

武德中輔公祏反命河間王孝恭為行軍元帥擊之公祏遣其偽將馮惠亮陳當時領水軍屯於博望陳正通徐紹宗率步騎軍於青林山孝恭至堅壁不與鬬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陣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賊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

伏歸路敗之

武平二年周遣將攻邊高齊將斛律光率師禦之段韶請行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遂圍定陽屠其外城韶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惟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出城伏兵擊之大

潰

唐天復二年河東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朱全忠遣兄子友寧將會兵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嗣昭等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敗之嗣昭等屯蒲縣汴軍十萬營於蒲南叔琮夜率衆斷其歸路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三